

Red celebrity
Zhanghanzhi



红色名媛

章含之

罗银胜◎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罗银胜 著

Red celebrity
Zhanghanzhi



红色名媛
章含之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色名媛: 章含之 / 罗银胜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227-04103-0

I. 红… II. 罗… III. 章含之 (1935~2008) —传记
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5380号

红色名媛 **章含之** 罗银胜 著

策划人 哈若蕙

责任编辑 史 芒

图片整理 戎圣虔

装帧设计 吴海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

开 本 980mm×72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4103-0/K827 · 7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寻找封面摄影作者, 请与我们联系。
电话: 0951-5045311



红

色

名

媛

章含之

目录

序

私生子 | 001

演员梦 | 014

上北京 | 023

进北外 | 031

生妞妞 | 047

主席师 | 053

文革罪 | 064

搞教改 | 096

外交官 | 106

联合国 | 120

尼克松 | 138

元首们 | 167

又吵架 | 177

家仇离 | 189

章乔恋 | 193

结连理 | 218

新婚后 | 229

复艰难 | 245

不平事 | 275

真情在 | 294

下蛇口 | 302

修乔墓 | 311

善交际 | 326

爱家人 | 336

随风去 | 351

后记

私生子

“我不是章士钊亲生的女儿，我实际上是个私生子，我的生母为了要报复我的生父，因为他们不肯娶她进门，她就说她要把我送给上海的‘下只角’。”说起自己的身世，章含之并不避讳，内心显得相当坦然。她的生母谈雪卿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时非常漂亮。生父生母因为地位悬殊未能正式成婚，章含之出生八个月便被章士钊领养。

章含之的生母与生父是自由恋爱，同居后生下了章含之。章含之的生父，是豪门陈调元[●]的公子陈伯权，陈家在当时的上海家族显赫。而她的生母虽然漂亮非凡，但只是上海永安公司的一名普通的卖昂贵康克令金笔的美女售货员。于是门第间的悬殊，使他们无法结为夫妻。

● 陈调元（1886~1943），直隶（今属河北）安新人，字雪暄。陆军速成学堂毕业。1913年任冯国璋部参赞，南下参与镇压“二次革命”。后历任宪兵司令、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徐海镇守使。1923年升安徽省省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投靠奉系，任第六师师长。1925年为皖军总司令、安徽省督办，曾率部抗拒国民军北伐。1927年依附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又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后相继任安徽、山东省政府主席。1932年所部在同红军作战时被歼，调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长。



红

色

名

媛

章含之

康克令即美国CANKLIN牌金笔的音译，它售价不菲，专卖设在上海永安公司的一楼铺面。这一专卖点上有一任女营业员，名叫谈雪卿，她明眸皓齿，举止娴雅，有着极好的导购形象和素质，康克令金笔经她之手变得非常热销，人称“康克令小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报纸专门报道了她。

远在汉口的记者徐铸成，一九三六年到达上海时，适逢旧钢笔用坏，他不买别的牌子，特地跑到永安公司，花四块袁大头（即银圆），从谈小姐手上买了一支康克令金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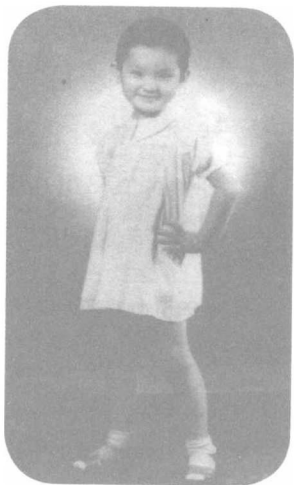
各路顾客云集永安公司文具柜台，醉翁之意不在“笔”，盖皆为慕名而来，希冀一睹谈小姐之窈窕身姿和迷人风采。几十年过后，徐铸成回忆说：“这位小姐的风采，果然明眸皓齿，不负众望。”且“见康克令柜台，顾客独多，盖多为慕名而来”。

如此众多的顾客中，大多如徐铸成那样一睹芳容就了了心愿，唯有一位小开，每天必到。他是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每天，衣履潇洒的他，走到柜台前，掏出几元钱，从“康克令小姐”手中买一支康克令金笔，然后回去。天天如此，从不缺席。这位多情公子就是陈伯权，对“康克令小姐”闭月羞花之貌甚为倾心。

在这样的求爱攻势下，“康克令小姐”终于卸冠，辞职，结束了职业女性的生涯，同倾心于她的小开筑起爱巢。新婚不久便暗结珠胎，这生下的孩子就是后来的章含之。

然而好景不长。小开其实早有婚配，而他的父亲陈调元，并不认可儿子的婚外情，决计不惜一切代价要拆散这对“野鸳鸯”。

职业女性自有职业女性的胆识和手腕。当初，自己作了结合的决定。如今，自己安排分手的事宜。既然情缘已逝，不如清醒务实。谈小姐为自己聘请了上海最大牌的律师章士钊。



童年章含之

章士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出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随后，回上海挂牌受理律师事务。章士钊一生交游广阔，乐于助人。一九二七年，曾在北京鼎力营救李大钊，一九三三年又为被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同时他也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

章含之生父母由于社会和家庭原因，不可能结婚。由于生父不能娶生母进门，生母为了要报复生父，扬言要把幼小的章含之送给上海的“下只角”。当时上海人把居住区分为“上只角”和“下只角”，“下只角”住的大都是工人、黄包车夫。章含之认为，客观上讲，“当然从旧社会的角度，女人报复男人的一个办法，大概也只能这样，她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么一个权势大的家庭，所以她就要把这个孩子送给‘下只角’的黄包车夫，然后等她长大了以后，就让他们这个家庭知道，他们的血肉，实际上是到了黄包车夫的家庭里头去了。这大概就是一个弱女子在当时唯一的反抗办法。但是无论如何对这个孩子是不公平的”。●

官司以陈家出五万元了事，大人一拍两散，孩子倒是个麻烦。恰好章士钊的小妾奚夫人没有生育，于是就抱养了过来。这个小女孩那时才八个月大，后来章士钊给她取了个名字——章含之。所以，章含之后来说过，“如果所有的律师都这样的话，他们的家就成了孤儿院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就把我要过去了”。这样，章士钊收养章含之，成就了一番动人的故事。

于是，从一九三六年章含之被章士钊领养起，她的一生就揭开了传奇的篇章。

时光流逝，对于这样的出身，章含之是直到高中毕业才知道的，这时章含之的生母让她的一个儿子来找章含之。章含之说过，自己没有那种天生的血缘联系，一种血缘上的亲近感。

不过，事情并不像章含之说的那么简单，据她的前夫洪君彦回忆，“一九五三年章含之十八岁时，一天她同母异父的弟弟谈明拿了一张章襁褓

● 引自刘长乐主编：《鲁豫有约·第一辑·说出你的故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5页。



红

色

名

媛

章含之

时在生母谈雪卿怀抱中的相片，来与她相认。谈明当时在北京中央乐团任定音鼓手，打听到章家的住址找来了。章含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身世，感到非常震惊。当她知道章士钊夫妇并非自己的亲生父母，而生母还在世时，她觉得自己长期受了欺骗，委屈得不得了。她一边哭一边向我诉说身世，说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母爱。她当时已加入了共青团，思想很偏激，正在和章士钊‘划清界限’。因此把怨恨全记在章士钊夫妇身上，甚至想与养父母脱离关系。为此，她写信给当时任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的彭真。彭真看到她在信中要求与养父母脱离关系，就派秘书见章，劝她要正确对待。告诉她，生母虽然和她有血缘关系，但抚养她成人，培养她成长的是章氏夫妇。秘书传达彭真的话说：‘他们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从来没有虐待过你。不要偏激，不要一时冲动作出不符合政策的事。’当时她组织观念很强，很听党的话。彭真的话使她情绪稳定下来，正确处理了与养父母的关系。章含之自从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就产生了想见见亲生母亲的愿望。同年暑假，我陪同她瞒着章氏夫妇到上海见她的生母。她见到生母谈雪卿后免不了母女相拥哭泣，互相倾诉思念之情。但除此以外似乎没什么共同语言。因为章自出生后已与生母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因而形成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她生母年轻时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小姐。她与生母相认时，生母已年近半百，但风韵犹存。已经嫁给姓顾的进出口商人，育有三个儿女。一九五三年家里仍拥有洋房、汽车，生活颇富裕。她住在生母家期间，生母与继父天天带她出外吃饭、游玩。但她觉得思想上与生母有很多隔阂，代沟很深，无法交流。再说她想见生母的心愿已了，所以住了一星期就辞别生母离开上海。然后由我陪她到苏州玩了几天再回北京”。●

章含之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后，她从来没有在年迈的老父面前透露半分。章含之宁愿让这一切的一切永埋在自己的心底，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所以，直到九旬的章士钊离开人世，他对女儿内心的这一秘密一无所知。章含之曾经十分感慨地说过：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原载香港《明报》。



章含之与生母（前中）、堂姐在一起

那种悠悠深长、心心相依的眷恋之情。

“如果没有父亲，我也许成了黄包车夫的孩子。我能有今天，都是章家给的。我最遗憾的是没有把父亲博大精深的学问学到手。” ●

言语之间，使人们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章含之对父亲

二

章士钊将章含之领回家后，交给第二位夫人奚翠珍细心抚养。从此，章士钊和夫人将她视为掌上明珠。在旧社会，生活在大户人家的人，并不一定是幸福的。对小小的章含之而言，亲情总是显得那么虚无缥缈。因而章含之的童年过着一段清冷的日子。

章含之的父亲确切地说是养父章士钊，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名人，他出生于一八八一年，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家中清贫，聪明勤奋。二十岁的时候去武昌读书，结识黄兴，二十二岁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参加革命，后东渡日本。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早在一九二零年，章士钊就与毛泽东相识相交，此后近五十年始终没有中断交往。

章士钊一生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他曾因留学与考察，到过日、法、英、德等国。对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法学及逻辑学均有很深的研究，对康德、弗洛伊德及马克思的著作和文章均有翻译。他是中国人中

●引自宗道一：《章含之与养父章士钊》，1996年11月24日《港台信息报》。



红

色

名

媛

章含之

唯一一个与名震全球的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人。章士钊先生一生著述丰富，其著作有《中等国文典》《逻辑指要》《柳文指要》及《章士钊全集》等，近五百万字。

对章士钊的早年革命生涯，章含之认为他“走出了自己的路”，她说，从她父亲章士钊开始，“我们家这三代人吧，真的是走了一个挺相同的反叛上一代的过程，但是最终又归到一起去了。

前不久，北京电视台要做一个节目叫《名门之后》，我就开始想‘名门之后’这个

概念，我发现有两种名门之后：一种是老是挂着他上一代人的名字，自己没什么发展；另一种是摆脱上一代的轨迹，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我们家是后者。我们家的这三代人，其实每一代都是造上一代的反，只是造反的方式不一样。我父亲造的是清朝的反，他二十岁就出来参加革命，他当时特别激进，还暗杀清朝的大官什么的，参加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其实我父亲是当时最早的一批革命者，不过后来因为鲁迅的原因，这些事就被淹没了，好像不大提他，这是对他的误解；另外，他也是太独立了，他不愿意参加党派，但是他实际上是造了他当时时代的反，所以他成就了他自己。” ●

章含之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里明确写道，章士钊前后一共有三位夫人。原配夫人是吴弱男女士，她“出身安徽名门，为中国最早一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她还是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的会员，与孙先生、孙夫人很接近。一九〇九年，他们在伦敦结婚，大哥章可出生在英国。不过，父亲后来与吴夫人感情发生裂痕。这似乎是因为吴夫人个性很强，致力于妇女运动而不善家务。用现在的话说是‘女强人’这一类



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

● 苗野：《章含之、洪晃：生命在亲情中轮回》，《上海采风》2007年第3期。

的妇女活动家。而父亲在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之后，大概需要一个不介入社会活动、温顺美貌的女性做妻子，因而终于在二十年代末与吴夫人离异并与我的母亲奚夫人结合。吴夫人带着她的三个儿子赴欧洲定居，直至欧战爆发才回国”。●吴夫人的三个儿子，章可、章用、章因，是章士钊的亲生子女。按章含之的回忆，“二哥、三哥都早歿于青年时代，都未及成家。大哥年过六旬才结婚，未有子嗣，如今也故世了。”

不过，章含之对自己的养母奚夫人的来历，从来没有细说过。倒是洪晃，满不在乎地揭穿了。“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开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所谓吃青春饭，洪晃还解释过：“我的外祖父有三个老婆……第二个老婆是我的外婆，带我长大，但是好像原来是青楼里的，我妈妈是抱来的……”据章士钊的亲戚回忆，奚夫人名叫奚翠珍，苏州人。

按照章含之的说法，章士钊和奚夫人一起生活的开始，是一九二零年年底。他们没有亲生的孩子。章含之生于一九三五年，被章士钊和奚夫人抱养。

而事实是，章士钊纳妾在先，元配吴弱男吵闹无效，愤而离去。据白吉庵在《章士钊传》中说：约在一九一九年，章士钊“背着吴（夫人）在外已与一女士奚贞同居，住处比较秘密，每天回来很晚。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久天长，后来终被吴发觉，于是，她在怒气难消之下，便带着大儿子章可找到奚贞处，吵闹了一番。之后吴对章的这种毛病，甚为不满，关系一直不好”。●

《章士钊传》进一步引用章可的话：“据章士钊的大儿子章可说：奚贞，原名奚翠贞，乃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干女儿。一九一九年章士钊在上海，经黄介绍相识，之后常有往来。一九二五年章任北洋政府总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8～9页。

● 洪晃：《我的非正常生活》，海南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117页。

● 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48页。



红
色
名
媛

章含之

长后移居北京。奚因膝下无女，抗日时期收养了一个叫王秀兰的小孩为女儿，这便是后来长大成人的章含之了。”●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年已半百的章士钊到了上海，做了杜月笙●的门客，当律师，与各式人等打交道。胡适也曾在这些场合见过章士钊，他说，“到汪原放家中吃饭，见着章行严，多年不见他了，他现在上海做律师，实在是靠杜月笙等人吃饭。他说，他现在是‘吃流氓饭’！”●据说章士钊交际甚广，也乐于助人，虽然才思敏捷，但也是旧式文人风流。



章士钊原配夫人吴弱男女士

一九三九年，章士钊为了躲避日伪政府的骚扰，避免“落水”做汉奸，从上海秘密迁入重庆，直到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五年才重回上海。章士钊离开上海是独身而去，二太太奚夫人和养女章含之，则留在上海。

到了抗战胜利，章士钊从重庆回到上海时带回了殷夫人。这位殷夫人叫殷德珍，原名雪明珠，无锡人，曾当过演员，演过《三娘教子》，据说还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的入室弟子。

再看下面这一段话颇有意思：“抗战胜利后，父亲的三位夫人都住在上海。据说吴夫人同殷夫人倒常见面，礼尚往来，只是我母亲奚夫人同她们两人从不见面。”●这内中原委耐人寻味。

章士钊交际如此广泛，加之有妻妾多人，小时候的章含之与章士钊的关系并不亲热。

● 白吉庵：《章士钊传》，作家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73页。

● 杜月笙（1888~1951），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出生于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

● 胡适日记（1934年2月7日），《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16页。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页。

据章含之忆述：

每当与朋友们谈起自己与父母的种种亲情和情感的交汇，我都有种说不出的惆怅。由于我们民族的特殊历史和父亲为理想的求索走的特殊道路，从童年到少年，他在我的心灵中都不过是一个朦胧的印象。直到他已年过六旬，我也已经从小学升入初中，他才走入我的生活。那是由于他在我刚刚学步时就只身离开上海辗转去了大后方重庆。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离开北平迁居上海。但翌年3月南京的“维新”伪政权又宣告成立。父亲的一位老友梁鸿志沦为汉奸。梁极力劝诱父亲加入汪伪政府，父亲严词拒绝。此后，日伪当局对父亲进行威胁，父亲遂秘密从上海出走，避难香港。随着太平洋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不得不于1939年2月由香港赴重庆，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回到上海。父亲离家一去八年。在这抗战八年中，我一直同母亲生活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上海。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中似乎有几次，母亲紧张而神秘地同来我家的客人低声交谈。来人告诉她父亲的近况。如果我在屋里，母亲总要关照我出去不要乱说。记得1943年临近春节时，家里又来了这样一位神秘客，他走后，母亲很兴奋，马上带我去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买衣料做了一件白底彩花织锦缎的旗袍。做好后又让我穿上这新衣带我去照相馆拍了各种姿势的照片。直到这时，母亲才偷偷告诉我这照片是父亲托人到家里来要的。来人很快要回重庆。母亲说父亲带来口信要我好好读书，因此她要我照相时手里一定要拿本书。我至今还保存有其中的一张。那是父亲抗战胜利后又带回上海的。照片上的我看上去实在呆得可笑。我一身锦缎大花棉袍与我当时十岁左右的年龄极不相称。头上还顶了一个同一料子扎的傻气十足的大蝴蝶结，手里却捧着一本不知什么内容的翻开的书，而眼睛却又望着镜头。这大概是母亲与摄影师共同导演的作品。照片背后写着：“父亲大人：女含之叩上 民国三十二年。”这虽是一件小事，我却一直记得很清楚。那时我童年的心灵是多么希望像其他



红
色
名
媛

章
含
之

孩子一样，家里有个“爸爸”，所以，当母亲带我去照相并告诉我是父亲要的时候，我是十分兴奋的，因为从中体会到也有个父亲在关怀我。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上海一片欢腾。幼小的章含之也十分兴奋，她记得从楼上窗口看狂热的人们往载满撤退的日本兵的军用卡车里扔西瓜皮。她觉得，不仅如此，对于她们家来说，抗战胜利带来了自己父亲从后方归来的希望和喜悦。



少年章含之

三

不久，章士钊从重庆回到上海，继续重操旧业。章含之随母亲奚夫人把家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七号，同时这里也成了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

这时，章士钊不跟奚夫人、章含之她们住在一起，他与殷夫人住在一起。章士钊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出庭辩护。每天下午，章士钊在殷夫人那边吃过中饭就来到达巷，一到就忙，会客，接谈案子，出庭……很少有空闲。章含之后来不禁感叹：“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本来就因为父亲八年在重庆，对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却不住在家里，每天只有在晚饭前后见到他，还常常是宾客满座。当时，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不可接近，那样令我望而生畏，我尽可能躲开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极少同我讲话。大人们都忙于他们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7页。

的社交生活，少年时代的我在家里十分寂寞。” ●

所以，章含之认为自己从小就缺乏亲情，没有完整的家的概念：

“我们这一家挺特别的。我三个哥哥是我父亲的第一个夫人吴夫人生出的，我是父亲的第二个夫人奚夫人领养的，我在三岁的时候父亲就到重庆去了，所以根本没有一个家的概念，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一九四五年父亲回到上海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夫人，他跟殷夫人住在一起，我们家就是他的办事处，他白天来办公，晚上回到殷夫人那里去。我缺乏亲情主要是我的母亲对我没有一点儿母爱，从来就没有过，大概是因为当时她特别不想要孩子，她是一个蛮冷的女人，很冷的。所以洪晃很福气，假如说她从我这一代缺少母爱亲情的话。但是她小的时候得到了全部的我妈妈和我爸爸的爱。他们对我从来都是非常非常冷的，但是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洪晃了，所以洪晃得到的是最多的。我就在那么一个完全没有亲情的环境里长大，很多人觉得我又会做饭又会做衣服是很奇怪的，什么事都很独立，其实倒也不是我这个家庭确需我去做，只是因为你没有这些亲情的时候，想自己学会做这些，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温馨的感觉。”

因此，章含之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她早上起来上学的时候，章含之的母亲奚夫人还在睡觉，因为和一些夫人在一起打了一夜麻将，中午她妈妈还不让女儿回家吃饭，就是给点儿钱，在马路边吃饭。然后等章含之下午放学回来的时候，她妈妈又在麻将桌上了，章含之也只好独自看书学习。

一九四六年，章含之考入震旦女附中。章士钊为她请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她每天下午来到家里一小时帮章含之复习功课。老师走后，章含之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三楼平台上看小说。冬天，平台上太冷，她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0页。



红

色

名

媛

章含之

《秋》，徐许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新文学书籍，都是那时她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一直看到吃晚饭再回去。她后来对中外文学的爱好，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她幻想将来当个文学家，也写小说。

因为没有人管，章含之很寂寞，是很寂寞的一个女孩子。她非常喜欢看悲剧作品，悲剧那种凄美的东西，最能打动章含之。

对此，章含之认为：“我的童年和青少年基本上是一个人度过的，倒也不是自己照顾自己，家里的条件也很好，有保姆，但是缺少的是感情上的东西。”章含之晚年一再提到感情、亲情问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旧上海的外滩